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繫辭易始有卦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文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則孔子所作繫辭之傳也陸氏曰繫辭亦作䛐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内而言外也先儒分章不同今從朱子本義並載諸家之說云

伊川先生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觀易須看卦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

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並呂與叔東見錄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令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入關語錄　又曰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

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劉元

承手編

白雲郭氏曰包犧畫卦初无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於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

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此哉微此則易道絶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頴達言上下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令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

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
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
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
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
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
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說見於後並易說
新安朱氏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
卦爻之下者即令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

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本義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文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

相似 語
並錄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伊川先生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經說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錄

横渠先生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戸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動静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静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静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　天地動静之理天圓則須動地方則須安静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南都語録

兼山郭氏曰孔子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其動以動為常靜以靜為常則動靜之機或幾乎息也是故動存乎靜靜存乎動動靜不窮是其所謂常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

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於道於易於卦皆无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茍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卂乾坤天地之辨也

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於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為卦見之於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

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卑高以陳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賤或貴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為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陽動靜有常乾陽也

為動坤陰也陰為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
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為常靜以不變
為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
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
也（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
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變化者
爻有變動也伏羲畫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歸

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見於卦則上體乾也下體坤也道雖屢遷上下不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陽為貴乾也陰為賤坤也高者乾之位也卑者坤之位也上既曰尊矣尊无二上故易尊為高又曰卑高者貴以賤為本易自下升上元士大夫三公諸侯承之然後

君位乎五也動而不屈者剛也靜而不變者柔也動靜有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然无疑矣策數以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剛也陰柔也爻位以一三五為剛二四六為柔陽先陰後故策七者二十八策九者三十六爻一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六陰君不剛則臣強父不剛則子強夫不剛則為妻所畜尊卑之位貴賤之分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

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髙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静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本義　問第一章第一節葢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説話又是見天地之實理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

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准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

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天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

者存乎位並語錄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伊川先生曰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經說

橫渠先生曰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

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辭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在天成象則鳥與火虛與昴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裁之則无駭於變矣此變化之辨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

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舊常解此義云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隠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南都語録

廣漢張氏曰如乾位西北坎艮震陽皆以類聚坤位西南巽離兊陰皆以類聚此方以類聚也乾為天而坎水艮山震雷皆羣分於此坤為地而離火

兊澤巽木皆羣分於此此物以羣分也或聚或分而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生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坤畫卦之始本無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機則見於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

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　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方之物各以其類聚同氣也五物之類各以其羣分異情也氣同則合情異則離而吉凶生矣爻或得朋或失類或遠而相應或近而

不相得或睽而通或異而同陰陽之情也在天成象者陰陽也在地成形者剛柔也天變則地化變者陰陽極而相變也陰陽之氣變於上剛柔之形化於下故策二十八者其數七策三十二者其數八策三十六者其數九策二十四者其數六陰陽交錯剛柔互分天地變化之道也易傳　又曰貴賤剛柔吉凶變化四者皆天地之固有首言乾坤者六子皆本於乾坤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

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隂變為陽陽化為隂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隂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隂陽此之謂也本義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方猶事也　又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

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三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是變化二字同

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

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又曰横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並語録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康節先生曰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經說

橫渠先生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盪

於腹中物既消鑠氣復升騰易訊

龜山楊氏曰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所不能已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緘綱維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著也會通

一條補已上

白雲郭氏曰變化之見在易則見於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於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於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

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於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於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兑是也在人則女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坤之交也乾以剛摩柔坤以柔摩剛剛柔相摩八卦推盪變化彰矣說卦謂之中爻

先儒謂之互體鼓之以雷霆者震反艮也潤之以風雨者巽反兊也風而潤者以雨而風不以陰先陽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坎離也六子致用萬物化生然不越乎乾坤也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者也巽離兊之為三女得坤之道者也聖人之用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兊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易傳 又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先

儒謂陰陽之氣旋轉摩薄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乾坤成坎離所謂卦變也八卦相盪則坎離卦中互有震艮巽兌之象所謂互體也　乾陽物也得於乾者皆陽物也乾道成男是也坤陰物也得於坤者皆陰物也坤道成女是也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

相盪而為六十四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此變化之成象者成男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本義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他

底意思　問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兊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

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

相摩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闔闢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卻有許多物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牝牡之類在植

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

陽剛柔不得 並語録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明道先生曰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李籲所録

伊川先生曰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葢莫

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

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

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葢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

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爾不必

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坤至柔而動也

剛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

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

涉於形氣能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令夫

虎豹之為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為其難

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　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

其德易並說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正蒙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語錄

廣漢張氏曰吳德夫問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一段論乾坤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可

謂極矣何故止言賢人德業或謂非聖賢之賢乃賢於人之賢答曰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久大則聖人矣南軒集

龜山楊氏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常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南都語録

白雲郭氏曰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

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静有常言乾坤六位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畧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於易者有見於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於此莫先於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於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

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爲大始也大始以氣言乾爲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爲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大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形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於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乾道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

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輔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於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

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地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於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為艱險以去其易務為繁苛以去其簡茍目前

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於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竊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於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於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於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无少間也此章始自

天尊地卑終於易簡乾坤之義畢矣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始於乾終於坤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物生始於子物成始於午乾西北方亥也陽藏於坤有一而未形知大始也坤西南方申也物成於正秋酉也坤終於十月亥也坤作於申成於酉終於戌亥作成萬物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尊卑貴賤之分也故父作子述君逸臣勞夫唱婦和夫乾確然不易无為而為萬物宗以易知也天動

地隨坤順乎乾其作成萬物者以簡能也簡曰易從者歸之乾也與高不言尊風雨言潤同義聖人之於尊卑之際君臣之大義嚴矣孟子所謂一本荀卿所謂一隆易則其心一故易知簡則其政不煩故易從易知則天下見其憂樂故有親易從則匹夫匹婦各獲自盡故有功有親則不厭故可久有功則不已故可大可久者日新之德可大者富有之業賢人者賢於人者也聖人賢人之極舜禹

之聖亦曰選賢與賢也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上下與之同流德業既成乃位乎兩間與天地為一易傳　又曰乾坤之道觀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道較然著見矣然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蓋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飢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蓋以此推天下未有不知而不

從者也我知之人亦知之故有親我行之人皆行之故有功有親則俟百世而不惑有功則放諸四海而準可久者謂之德可大者謂之業賢人之德業至於配天地成位乎兩間可謂久且大矣然不過健順而已而健順者在乎反求諸身而已豈不至易至簡哉知此則天尊地卑八卦相盪在乎其中矣古之傳此者唯曾子子思孟子則然叢說
新安朱氏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

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葢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

親則一於内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並本義）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

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處說來文蔚曰伊川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

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

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

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

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

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

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

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易簡只看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

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

禀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

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

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

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

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

簡之理　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仔細看便見　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有親

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問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乾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

這處便无言可解說只是易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自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　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　一於內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已者也兼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業則見於外者也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

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　案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葉正
明書

右第一章 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康節先生曰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

陽相交故晝夜相雜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隂也故晝數少夜數多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總言易之為書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總言爻之變動也

廣漢張氏曰爻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之奥寓焉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於卦故觀於此而可得也有畫而無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於乾坤而已變化無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

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爲主而象爲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於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特人事而已哉曰明吉

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為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無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於堯舜文王近者同時遠者萬有千歲其道如出乎一人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

設也爻有剛柔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微矣非辭何以明之象與辭反覆相發也是故辭之有吉凶者人有得失之象也辭之有悔吝者人有憂虞之象也失得者剛柔相丈有當否也失者能憂虞之俄且得矣得者憂虞有不至焉俄且失矣悔其失者或致吉吝其失者或致凶變化也變化之於剛柔猶進退之於晝夜晝推而進則夜退柔者變而剛夜推而進則晝退剛者化而柔晝夜之進退

无止剛柔之變化不窮憂虞異情得失殊致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變化者動爻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極矣邵雍曰易有貞數三是也闗子明曰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反乎始兼兩之義也故極而不變其道乃窮說卦震其究為健三變而乾也巽其究為躁三變而震也觀此可以例餘卦矣易傳易之為道天地之道邪人之道邪易兼明之矣繫辭焉而明吉凶明人道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明天地之道也象非見天下之賾者不足以明之故聖人設卦觀象所謂吉凶剛柔變化无非象也得失之初微於毫髮及其有吉有凶則得失之象見矣憂慮虞度躊躇而不決者得失未判之時也及其有悔有吝而憂虞之象見矣凡此者明乎人之道也陰陽進退於子午孰知其然哉萬物蕃鮮而摇落則進退之象見矣所謂變化者不盡於是也此特其凡耳糾錯相紛死

生相纏无非其變化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日之升降於太空之中本无晝夜由地上而觀之則出乎地為晝入乎地為夜然南極大暑北極大寒東西出入之際晝夜長短與中國自不同故剛柔之象亦然自六位觀之初為剛二為柔三為剛四為柔五為剛六為柔自陰陽之數觀之七九為剛六八為柔老陽之剛變為陰柔老陰之柔變為陽剛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凡此者明乎天地

之道也吉凶也悔吝也變化也剛柔也四象之見動於六爻之中而六爻之動不過乎三三者極之道也葢有天地斯有萬物是以卦之變不過乎三六位者重三也九數者三三也邵康節曰易有貞數三是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其安於高卑貴賤之位乎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其玩於吉凶悔吝之辭乎若夫有為有行動而之焉則觀乎剛柔變化而吉凶悔吝之來可以前知矣夫

高卑貴賤吉凶悔吝剛柔變化无非天地也吾之動靜不離乎此則福自已求命自我作天地其不祐乎叢說

新安朱氏曰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

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葢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

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並本義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剛柔相推是說陰

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

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　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无收殺不及故有吝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過便悔不及便吝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

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寖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

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无變則驟然而長變則自

无而有化是自有而无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語錄　並嘗謂

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蓍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葢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文集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伊川先生曰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經說

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易傳序

横渠先生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所樂

而玩者爻之辭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極之道也會通

白雲郭氏曰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

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

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於石而有得於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於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爲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爲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

於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於易之道也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貴賤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吉凶之辭也居則觀其卦之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爻之變而玩其占易以變為占於占言變則居之所玩未變之辭也居處動作无非道也天人一理也是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傳

新安朱氏曰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

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並本義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間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

爻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

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

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

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

者何用觀變而玩占語錄

右第二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賔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伊川先生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謂補過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象謂一卦之質易說

龜山楊氏曰彖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為典要故曰言乎變會通已上一條補

廣漢張氏曰悔吝雖未為大過然悔未純吉吝未純凶如物有瑕疵也无咎本有咎能以善補其過惡故无咎也會通

白雲郭氏曰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也彖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

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設卦觀象默而識之不得已而有彖者所以言乎一卦之象也玩其彖辭而不得觀其象可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吉凶有難知者故有

爻辭所以言乎一卦之變也玩其爻辭而不得觀其變可也吉凶者言如是而得則吉如是而失則凶悔吝者言乎小疵也惡積罪大則悔无及已吝者言當悔而止護小疵致大害者也无咎者本實有咎善補過而至於无咎易有言又誰咎者言咎實自取自咎可也有言不可咎者義所當為才不足也君子度德量力折之以中道則无咎矣吉凶悔吝无咎一也其實悔吝无咎所以明吉凶也彖

不言悔而言无咎无咎則悔可知矣言凶而不言吝吝不足言也易傳　又曰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論彖大象小象文言班固以文王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先儒自鄭康成王弼孔穎達尊是說其後諸儒疑之正義補闕曰夫子因文王彖而有彖王昭素胡旦亦云范諤昌著易證墜簡曰諸卦彖象文辭小象乾坤文言並周公作自文言以下孔述也今以經傳考之

明夷之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則彖非文王作斷可知矣案司馬遷曰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彖象說卦文言古有之矣孔子序之繫之說之文之而已所謂述而不作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夫聖孔子不居而繫辭之言及於卦象彖文必抑揚其辭以聖人稱之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所謂

繫辭者指卦下之辭而言之也又曰彖也者言乎其象也爻也者言乎其變也夫爻辭言一爻之變彖辭言一卦之象則文王卦下之辭又謂之彖矣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謂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遜以出之之義也蓋彖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於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　崔憬陸震謂文王作爻辭

馬融陸績謂周公所作考之爻辭馬融陸績為是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六五箕子之明夷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葢南狩伐商之事西岐王業所興武王數紂曰囚奴正士而追王西伯在翦商之後則爻辭為周公作審矣　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通謂之繫辭仲尼賛二聖人繫辭之意成上下篇名曰繫辭猶序文王之彖而明其篇曰彖也凡繫辭所稱繫辭

焉者或指卦辭或指爻辭而言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指卦辭為繫辭也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指爻辭為繫辭也並說叢新安朱氏曰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吉凶悔吝无咎此卦爻辭之通例本義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

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是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語錄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伊川先生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吝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葢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乎志靜知一作志所動之幾微也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

震无咎者存乎悔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介者始萬物之時震者動之將形憂

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則无及矣會通

白雲郭氏曰上而貴下而賤繫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幾微則無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

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自下而上列貴賤之位存乎位則剛柔往来上下内外得位失位或應或否見矣易於小事不忽於大事不懼視履尊位與居家同視征伐天下與折獄同視享上帝養聖賢養萬物與飲食同知此則知顔子與禹稷同曾子與子思同

故存乎卦之小大則見事之小大齊矣憂悔吝之將至者當存乎介介者確然自守不與物交震懼而无咎者當存乎悔悔者追悔前失而不憚改也故悔則无咎介則无悔不近於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確然自守者守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隂大謂陽介謂辨別之端葢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

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本義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

然　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

悔吝之来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

補過則為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

悔吝在吉凶之間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並語錄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伊川先生曰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

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於常則其辭易之於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辭有易者之於吉也所謂能說諸心

辭有險者之於凶也所謂能研諸慮有憂慮悔吝非險辭不足以盡之爻辭也各指其所之之險易也所之者動爻也言乎其變也春秋傳觀其動曰之某卦是也從其所之乃能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則繫辭焉以命之不可已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本義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

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它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

之象一叚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它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並語録）

右第三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徧理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易與天地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来經營之義易之為書與天地凖易即天道獨入於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葢卦本於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内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

故元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别為一章至鬼神之情狀且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

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
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
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此故也言天
地則人在其中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觀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與天
地均故能用天地之道彌滿无間經綸而不絕易傳
新安朱氏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
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

之意本義　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无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无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

彌綸天地之道並語錄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伊川先生曰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

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並說易

白雲郭氏曰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

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為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於天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

本義 問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 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

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觀文察理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並語錄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先生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 經說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

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暢潛道錄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劉元承手編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入關語錄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荅謝岩雨疑難

橫渠先生曰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恒矣　又曰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

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説而外求也與陸思仲書

屏山劉氏曰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魂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

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无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没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奥義問荅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

學者遂謂吾儒所急修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遥而歌往来之際湛然如此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

白雲郭氏曰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説九為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死生則可説者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聚而為有生之始也散而入无生之終也始終循環死生相續聚散之理也以八卦觀之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游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

之說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本義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来如回頭之義是反回来觀其終也並語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康節先生曰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鬼神者无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並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聚為精氣散為遊魂聚則為物散則為

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經說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无然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劉元承手編

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

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唐棣雜錄

横渠先生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隂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易說　又曰隂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聚

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而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中庸解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

不仁聖人所以神而明之也語錄

廣漢張氏曰鬼神之説合而言之来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于廟曰鬼就人物而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葢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南軒集

白雲郭氏曰萬物出於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為物物散而變則復於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於人物聚散而已葢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於易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遊魂鬼神也辨天地

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於下章未詳其旨易說

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鬼神之情狀不可得而知也聖人自无入有以觀之則所以爲物者如此所以爲變者亦如此也是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也中庸解

漢上朱氏曰乾兊金也震巽木也坎水離火也坤艮土也乾震坎艮陽也坤巽離兊陰也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聚爲精精聚爲物得乾爲首得坤爲

腹得震為足得巽為股得坎為耳得離為目得艮為鼻得兌為口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陰陽轉續觸類成形其游魂為變乎物其狀也聚散其情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矣或曰太史公言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物與鬼神異乎曰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陽曰魂至於死也體魄降而魂氣升

升則无不之也魄降而氣不化者物也今人行氣

中或聞鬼哭或聞鬼呼其人逢之愕然忤視俄且

化矣謂誠有是而不知氣之不化者也謂鬼為物

察之有不至也韓愈謂鬼無聲形是也易傳氣聚

為精精聚為物形始化曰魄氣能動曰魂傳曰心

之精爽是為魂魄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陽

曰魂及其散也形散而魄散氣散而魂散故季札

曰魂氣則无不之也魄陰也魂陽也陰陽轉續觸類成形聚者不能無散散者不能無聚屈伸相感陰陽之變也神申也其氣聚而日息鬼歸也其氣散而日消物其形也散其情也然則氣何從生乎曰太虛者氣之本體人客形也動則聚而為氣靜則散為太虛動靜聚散有形無形其鬼神之情狀乎太史公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也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

也故升而在上升則无不之矣今也䰟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所以不化者物欲蔽之也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口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於世以自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然物之乘間而出豈離乎五行哉五

行即陰陽二端也故管輅論杜伯如意宋無忌皆以五行推之叢說

新安朱氏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本義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林安卿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

無所歸故為變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横渠説精氣自无而有遊魂自有而无其説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自有錯綜底道理就一人之身將来横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

其死而屬隂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葢死則䰟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䰟魄徂者䰟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䰟求諸隂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　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遊䰟為變一句即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

川晚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曾與它說（並語録）

又曰精魄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虚魄降則氣散魂遊而无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荅宰我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横渠上蔡論此亦詳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散而上也）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今以聚而不散者為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為

物猶言魂魄為體耳并荅呂子約書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伊川先生曰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說

上蔡謝氏曰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荅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為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且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是以天地无違於聖人聖人亦无違於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生蓍立卦生爻三者準天地也自此以下言彌綸天地之道易與天地準天地无一物不體有違於物則與天地不相似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言易之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

易與天地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凖之事也　此一句汎說下面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並語録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伊川先生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經說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

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呂與叔東見錄

横渠先生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

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易說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正蒙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巳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知性則知天知天則知物无非我者故智周乎萬物智周乎萬物而不知以道濟天下則過矣惟智周萬物而道濟乎

天下故不過此言易之體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本義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生死鬼神之理　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

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並語錄

旁行而不流

伊川先生曰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 經說

橫渠先生曰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 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濟天下酬酢萬變其道旁行散徙

流而不反徇物而喪已亦過矣故道濟天下旁行而不流此言易之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本義　問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頗難曉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下面樂天知命是自得處三節各說一理　旁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

並語録

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道先生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並劉絢師訓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

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朱公

揆問學拾遺

伊川先生曰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經說

橫渠先生曰聖人樂天故合内外而誠其仁正蒙

白雲郭氏曰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葢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僞知命則无欲憂者僞欲之所生无僞无欲无適而非

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於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為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

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未易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況窮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於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於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於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道之行否有命窮亦樂通亦樂不以天下

累其心故不憂此言易之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本義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某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天知命便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别　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

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並語錄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伊川先生曰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經說

橫渠先生曰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易說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已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安土者所遇而安也雖所遇而安亦未嘗一日忘天下篤於仁者也故能愛此言易正而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

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本義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全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

處便只知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並語錄

又曰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鎬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康節先生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　又曰神无方而性有質並觀物外篇

明道先生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别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化

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經說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

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黙體天地之化如此
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入關語錄　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暢潛道錄
橫渠先生曰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
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著有則是著无聖人
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為說說有无斯言之陋
也在易則惟曰神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神无方而易

无體繫辭言易大概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并說易

毋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

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愛物无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

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　體不偏滯乃可謂无方无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知晝

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

並正
蒙

廣平游氏曰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　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為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

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并易說

廣漢張氏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言聖人事而結之以神无方而易无體亦猶中庸

述仲尼之德而結之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神无方言其妙萬物而无不在也易无體言其變易而不窮也聖人之功用是乃神之无方易之无體者也葢與之无間矣南軒集　又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會通

龜山楊氏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乎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葢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語解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為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

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為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於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

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隂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隂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違誤矣

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

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於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有體者書也書之為體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為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葢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

方體耳故以是終之 並易說

漢上朱氏曰範圍者防範之所圍夫子所謂矩莊周所謂大方天地之化者氣也氣之推移一息不留故謂之化善養其氣者大配天地不違也不過也不流也雖憂樂以天下而適乎大中至正之矩故不過不過者不過乎中也橫渠謂非也絶物而獨化是也此言易之中正也不過故能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曲成者順萬物之理

成之者非一方也天之生物也直聖人相天而曲成之不害其為直此言中正之成物也曲成萬物而不遺乃能无一物不體與天地相似與時偕行矣晝夜者陰陽也推乎晝夜陰陽之道而通之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非盡巳之性盡物之性者不能也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陰陽兩也兩者合一而不測者神也不測則无方剛柔雜居而相易者用也相易則无體_易_傳

新安朱氏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廓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本義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寫成器使入模範匡廓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

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

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旣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

然大抵此一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亦屬陽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屬陰此就人氣質有偏處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

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見説一箇道理若恁地滚将来説少間都説不去它那箇是説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説箇陰陽動静闔闢剛柔消長不著這七八箇字説不了若喚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无一日不變无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説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

来語並錄

東萊呂氏曰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

答曰只緣天地无外易說

右第四章新安朱氏本義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